**我的半個模特兒學生**  翠屏（蔡淑媛）

那天下午在教室裡，我最後一堂課正上到一半，聽到有人敲門聲。坐在靠近門邊的學生走過去打開門，一個main office的職員走進來說，校長Saleem先生要見我，叫我下課後到他的辦公室去一趟。校長要見我，Why？學生聽到了，開玩笑起鬨，一個說：「Oh! No! Our teacher got into trouble.」

「上中文課要講中文。應該說我們的老師得到trouble」另一個學生出聲頂他。

「也不對！最好說我們的老師進到trouble裡面。」第三個學生越扯越不像話。

你一言我一句，其中夾帶著女生脆亮的笑聲，把教室肅靜的氣氛全盤打亂。我的學生跟我是零距離，有時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，我也不在意。我趁機把to get into trouble的中譯「惹麻煩」寫上黑板，即時傳授，學以致用。如此一來，「我們的老師惹麻煩啦！」有如「唸歌詩」一般，此起彼落迴響在教室中。

 下課的鈴聲響過，學生離開後我下樓走到校長辦公室。Saleem校長原是前任校長的得力副手，後來獲得遷升的機會，轉任到規模較小的學校當校長。前任校長決定退休的時候，極力推薦並安排他回鍋主理我們學校的校務。

那年Saleem校長大約四十五歲上下的年紀，長相斯文，是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，對於全校員工都相當親切。我一邊走一邊想，到底有什麼天大的問題，需要我過去面談？雖然不感到惶恐，內心畢竟有點忐忑。我輕敲了幾下半開的門扇然後走了進去。正低頭觀看公文的校長很快站起，拉了一把椅子請我坐下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我先開口。

「也。。也沒什麼了不得的事。就是。。就是。。Counselor (學生顧問) Mrs. Wilson中午過來跟我說。。。」他好像找不到適當的語句接下去。

「她說了什麼？」我迫不及待。

「她說。。她說妳班上有個學生的家長前來抱怨。。」

「抱怨？Mrs. Wilson跟你說有家長抱怨？」我顧不得禮貌，插嘴追問：「那個學生是誰？」

「Mrs. Wilson說，那個女生叫Carol Bell。Carol的母親說，妳對她女兒特別嚴厲，對white students有偏見。妳經常逗留在她女兒身邊，嫌這嫌那，還規定她怎麼拿筆，怎麼畫線。而對於其他學生，尤其是跟妳同文同種的學生則有說有笑，宛如自家人。」

「Huh? Mrs. Wilson真的這樣說? 」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對！她是這樣說的。」

「可是這跟我們學校處理這類事情的程序不合啊！Mrs. Wilson最先照會的人應該是我。」我極力壓制內心逐漸上升的火氣。

「我也知道事情最好這樣處理，可是她十萬火急闖門而入，只好就由她去說，我姑且聽聽。我也已經交代過，讓她跟你聯絡。小事一樁，我並不擔心，希望妳對她也別介意。」

 回到教室，我心緒起伏難平。遭人中傷、暗算的痛楚從「腹肚」底緩緩上升。仔細思索Mrs. Wilson的行事為人，她能言善道，口齒清晰，是資深顧問，絕對明白如何消弭學生、家長與教師之間的誤解與矛盾。凡有家長到counselor office 去complain，第一時間是找來任課老師，大家當面講清楚說明白，而非一狀告到校長室。她居心為何？目標是啥？合理的懷疑是以為逮到好機會，讓校長對我產生負面的觀感。

可是，我跟Mrs. Wilson 不但往日無怨，近日無仇，在全校近兩百位教職員中，她還算是我相當接近的老同事。記得兩年前的春假，另一位學生顧問Mrs. Jacob 全家前往Colorado滑雪時，她就讀本校十一年級，才貌雙全的女兒，高速滑雪失控撞樹當場殞命的意外悲劇，還是Mrs. Wilson親自跑到我的教室來告知的啊！當時我跟她擁靠在一起，希哩嘩啦哭成一團的情景，至今還清晰刻印在我的心版上。

她曾經當面誇獎我是最稱職的老師，與我合作很有默契。她還轉述一個家長對我的評語：「那位家長說，她的孩子在妳班上學習愉快，進步良多。孩子每天一回家，就向她喋喋不休地陳述，今天在學校，我們蔡老師說這個……，我們蔡老師說那個……，沒完沒了，好像學校裡再也沒有別的老師。」

記得她還笑著問我：「Hey! 妳是如何做到的？告訴我，我好去通知其他的老師向妳學習。」這樣緊密的同事關係，怎麼突然變臉，在背後捅我一刀？除了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（當年全校只有我一個亞裔教員），怕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。

至於我的學生Carol Bell， 她還真是個獨特的女孩。她體態輕盈，有相當標緻的五官顏面。因為是學校 cheer leading squid（啦啦隊）的隊員（必須通過嚴格的訓練，並從眾多的競爭者中勝出。），所以有點驕傲跩氣，自命不凡。Carol 經常缺課，理由五花八門，因為假條上都有母親的簽名，當然就不用窮加追究。正因為太常缺課，所以中文功課遠遠落後。更糟糕的是，她若有空來上課，埋頭趕寫的往往是數理、英文的習題。

我經常走到她身旁對她特別關照倒是不爭的事實。理由很簡單，除了個別矯正發音與聲調變化，還因為她寫的字跡實在太潦草。正如小時候母親常用來教訓我們的話語～寫ga離離落落，看攏無，嘸知在畫啥？得愛請箍（koh）桶師傅用鐵線koh起來。

我曾半帶玩笑地問Carol，她畫的神奇符號可是「所羅門王寶藏」（King Solomon's Mind）的通關密碼？她顯得不耐煩，翻給我一個白眼，對我嗆聲說，作業一大堆，哪裡有時間一筆一畫地寫整齊？她又不是只修中文一門課，而且每天下課後都還有啦啦隊的練習。把「天大地大e代誌～啦啦隊的練習」搬出來，以顯出她的理直氣壯，聽起來倒像一切都是我的錯。

有一次她又請假沒來，我問她的死黨好朋友Irene到底Carol在忙些什麼？

「Don't you know？」Irene這樣開頭，頓了一下。

「Know What?」我沒好氣。

「She is a model.」Irene 說。

「A what?」我一時沒會意過來。

「A model!」Irene加強語氣，好像我是土包子、井底蛙，有眼不識泰山。

「model就能隨時不來上課嗎？」我也加強語氣。Irene看我顯露不悅之色，趕快解釋Carol經常請假的原因。

Carol從小就長得嬌美可愛，碰巧又有一個望女成鳳的母親。母親四處「搭棚」，自任經紀人想盡辦法推銷女兒。當Macy、Wal-Mart、JC Penny等大型商場或百貨公司專屬的廣告商在召募模特兒時，母親比女兒更興奮，不但勤寫請假條，還親自陪伴女兒前往應徵。

只要接到試鏡通知，不管是週日或週末，晴天或雨天，Carol一大早就要到攝影棚去等待。有時冷板凳坐了老半天也沒逮到機會；有時拍了幾個鏡頭，也不保證就能被採用登報當廣告。可是母女兩人一條心，認為美夢尚未成真，仍須繼續努力，希望有朝一日苦盡甘來，成為紅牌模特兒，然後進軍Hollywood（影城好萊塢）。

Carol跟我學了兩年中文直至畢業。這期間我並未改變對她「葛葛纏」的教學法。奇怪的是再也沒有聽到她母親的任何怨言，也沒等到Mrs. Wilson前來造訪。偶然在走廊碰見她，兩人只是打個招呼說聲Hi！然後談一談「今天天氣。。。」等無聊的話題，感情上已經回不去往日親切的「交陪」。

Carol原是相當聰明的女孩，也立志勤學向上。她選讀IB（註）的課程，意在取得雙料（國際與美國）高中畢業證書，功課因而更加繁重艱辛。IB高中畢業文憑嚴格要求外語能力鑑定。她既然選讀中文為外語，就必要通過中文IB Chinese 第四級程度的測試。因為有此牽掛，所以每次遇到她來上課，我就緊迫釘人，逼她學習。

那年的IB高中畢業證書發放的榜頁上，竟然沒有Carol的名字。我嚇了一大跳，猜想可能中文能力鑑定測試失敗是關鍵禍首。如果真是那樣，「代誌一定會真大條」。不知道Carol的老媽又會編排出多少對我的批評。後來負責IB 計劃的組長告訴我，Carol的中文測驗順利通過，失敗的卻是她最拿手的英文。她依然執着於 模特兒生涯的追求，蠟燭兩頭燒，以致錯過了英文論文交卷的最後期限。

但她還是很爭氣地，以第一志願進入了名校UCLA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）。據說，她之所以選讀UCLA，是因為該校與Hollywood 近在咫尺。期待著近水樓台先得月，飛上枝頭變鳳凰。十多年過去了，我至今還在期待Carol躍登銀幕，成為好萊塢明星的好消息。

（註）IB(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) Program～1968年創立，總部設於日內瓦的國際性非營利教育組織。至今全世界已有超過150個國家，4000所高、初中與小學申請合格成為IB school。IB program的宗旨在於通過學校教育的啟示，擴大學生的國際觀、提升社群生活的技巧與心智能力的發展。IB diploma 的獲得，學生必需就讀於設有IB program的學校，選讀難度較高的課程並通過每科的IB考試（考題全球一致）。外語能力的測試，除了筆試，還有口試。專題論文的撰寫，學生可以自由選擇，運用任何語言與文字。 （2019年四月修訂）